

Bankrupt socialite

破产名媛

莫喜 著

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流言和传奇——
一无所有的破产名媛
身份不明的黑暗骑士

她始终不相信，
被剥夺掉所有的光环，竟是为了遇见他。
年少时的情谊，多年萦绕心头的牵挂，
终于得偿所愿。

就当是彼此利用，让时间来分辨这心动是不是一场错觉

破产名媛

莫喜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破产名媛 / 莫喜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132-1

I. ①破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8577号

书 名 破产名媛

作 者 莫 喜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石 颖 唐 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唐 婷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 数 200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,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132-1
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*Bankrupt
socialite*

目录

楔子 / 001

第一章 爱很短，遗忘却很长 / 004

第二章 心若浮沉，浅笑安然 / 028

第三章 原来，你也在这里 / 046

第四章 有生之年，幸得有你 / 076

第五章 原来，我还是舍不得你难过 / 101

第六章 犯未得到，便是过去 / 121

第七章 你是我人生中的一场意外 / 152

第八章 唯你与爱不可负 / 176

第九章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/ 193

第十章 恃爱行凶，你可知？ / 211

尾声 凡是刻骨铭心，必当生死相依 / 233

番外 你是我一生的守候 / 243



[Bankrupt socialite]

楔子

前一秒还在嬉笑，后一秒却只能悲伤，似乎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总是一种很沉重的打击，钟淮楚也不例外。

不过二十米的路程，她却感觉有很长一段路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，已经没有多远了，夏末的白天还是燥热得很，太阳毒辣得有些过分，晒得她白皙的脸颊上有些微红，汗珠也一滴滴落下，期间还会混入一些与之相似却又有些不同的液体。

钟淮楚，骄傲地活了二十多年的她，第一次感受到这世间的寒意与不堪，车窗上划过的身影瘦弱带着一丝凄凉。钟淮楚微微挺直了自己的身体，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，昂首挺胸向前走着。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挺直腰板，只看自己想看的，听自己想听的，不管别人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！

从小父亲便是如此教导她，她是钟淮楚，他钟怀远的女儿，不需要她做什么谦卑的淑女，只做他钟怀远独一无二的女儿。

同样的礼堂，同样都是周一，同样都是在她生命里存在了许久的男人，如果真有些不同，那便是一个在夏初，一个在夏末，不过是三个月的时间，却物是人非。

那时候钟淮楚还是钟家大小姐，而现在……不说也罢。

钟淮楚站在礼堂前，看着礼堂里那些黑衣墨镜却明显能感觉出刻意打扮的女士们，只觉得可笑。当她想要走进礼堂的那一刻，却被人拦住了。

“钟小姐，我看你还是最好不要进去。”

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钟小姐。”

“既然你叫我钟小姐，那我去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有什么问题？”钟淮楚的声音并不大，但对于肃静的礼堂来说，一字一句都让里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。

是啊，她是钟怀远的女儿，为何连参加自己父亲的葬礼都不能，钟淮楚推开拦住她的保镖，径直走向礼堂中间。

周围已经响起窸窣窣的议论声，有人说钟家如今落到这副田地还不都是这个钟淮楚搞出来的，有人说钟怀远能养出钟淮楚这样的女儿真是上辈子造了孽，还有人说钟淮楚根本就不是钟怀远的女儿。

而这说话的正是这场葬礼的策划者，钟淮楚的姑姑钟思雅。

“你这个不知哪里来的野种，我大哥养了你二十多年，最后还被你活活气死了，你倒是有脸来他的葬礼！”平日里一副贵妇人的钟思雅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，生生将钟淮楚推倒在地。

钟淮楚站起身来，并没有对钟思雅的过激举动有太多的反应，却是走到钟怀远的遗照前深深鞠躬。

照片上的钟怀远微笑着“看”着她，想到这个从小到大一直疼爱她的父亲就这么离开了，她的心似是被重物撞击了一般，疼得有些喘不过气。其实钟思雅说的没错，是她害死了自己的父亲。

“钟淮楚，你立刻离开这里，难道你想我大哥连最后一程都走得不安生吗？”钟思雅厉声道。

“姑姑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跟我叫嚣？口口声声说我是野种，我害死了父亲，你又何尝不是？是谁将手中的股份卖给了徐氏，又是谁在竞标书上做手脚，你和你的好儿子做的丑事真以为没有人知道吗！”

有些事不说，不代表别人不知道，只可惜钟淮楚知道得太晚了。

“你有什么证据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你不走是吗？”众目睽睽之下自己被钟淮楚这么说，钟思雅恨不得钟淮楚马上消失，但她却不能像普通妇人那样撒泼，只能吩咐一旁的助理：“叫人请钟小姐离开！”

“别忘了，你现在已经不再是钟家大小姐，没人会惯着你，让你肆无忌惮。那份出生证明和鉴定书都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一切，识相的最好自己走人，不然……”

钟思雅的话还没说完，她身边那个尽职的助理已经带着两个保镖将钟淮楚拉出礼堂。宾客不禁唏嘘，这钟家还真是够乱的，钟淮楚竟不是钟家的亲生女儿。

那天之后，港城的新闻头条总是那么几类字眼，“港城女王一夜之前变成破产名媛”“钟氏集团易主，全因‘私’女败家”等等。

名流是非成了港城人们茶余饭后不可或缺的话题，而淡忘一件事，往往是因为新的事物兴起。

[Bankrupt socialite]

第一章 爱很短，遗忘却很长

晨起的日光照射在海面上，淡淡的光似是给这片蔚蓝增添了另一种柔和的景象，巨大的轮船依旧沿着它的航线前行着，对于它来说，完成这一次次的旅程便是它终生使命，而此次的航行，却有了另外一层含义。

早上五点钟，船上的大多数人都还在熟睡，而钟淮楚已经早早地起床，开始她一天的工作。一年前的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能如此生活，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她从前的生活，那便是——纸醉迷金。

“淮楚，方经理让你去甲板上层，看看晚上酒会外间的布置是不是准备好了。”站在她身旁同部门的女同事好心提醒看着有些不在状态的钟淮楚，身为土生土长的港城人，自然是知道那场让人当作笑柄的争产案。

出身富贵又如何，那也得自己有本事去守着。像钟淮楚这样的天之骄女圈内名媛如今也不过是和她一样，做个服务生，看人眼色替人工作拿着一份微薄的收入。

“嗯，我现在上去，谢谢。”钟淮楚客气地回答着，脸上带着微笑转身朝甲板那儿的电梯走去。即便她不回头，也能感觉出身后那些人带着怜悯和嘲笑的眼光看着她。

早上的海风有些大，吹得她有些站不稳，无论轮船行驶得多么安稳，她也觉得摇晃。她拿着清单一个一个地对应着上面的数据，清查物品是否完整。

不知从哪里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钟淮楚本能地朝发声的方向看去。只见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从后面的甲板走了过来，脸上还有些伤痕，那男人也看到了钟淮楚，似是觉得尴尬，便将脸别了过去，快速走进船舱。

紧接着又听到几声玻璃碎地的声音，钟淮楚向后面的甲板走去。一个女人穿着黑色连衣裙赤脚靠着栏杆，海风吹开她的长发，一张清丽的面孔出现在钟淮楚的视线里。

她的模样像极了一个人，难道是……

“喂，你给我过来！”那女人厉声道。本来不大的脸显得有些扭曲，唇上的口红已经超出了它本应存在的范围，再仔细一看，眼妆也有点花了。钟淮楚看着那满地的酒瓶碎片，微微皱了下眉。

“小姐，你喝醉了。”钟淮楚正声道。她走近那女人想要扶她回到船舱里，却被那女人一下子拉了过去，她们所在的位置正是轮船的尾部，身后便是深海。

此时的轮船晃动得有些大，钟淮楚只能紧紧地抓住身旁的栏杆，好保持自身平衡。

“他都不肯陪着我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都是花言巧语，跟我在一起不过是贪图我的钱，连陪我一起跳下去的勇气都没有！”那女人大声喊道，又将整个身体靠向钟淮楚。本就如履薄冰的她现在更是有些力不从心，连那紧紧抓着栏杆的手都有些发麻了。

钟淮楚只觉得可笑，不是每个人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往下跳，更何况都觉得他是为了钱，怎么可能会跳下去。

“小姐，这里很高，还是先下去吧，不然会很危险的。”钟淮楚一手扶着栏杆，一手抓住那女人的手，一步一步地带着她向船舱走去。生活不易，她没理由陪着这位大小姐疯。

“你走开，我就是喜欢待在这里，滚，不要拉着我！”那女人又挣脱

了她的手，朝船尾走去。

“小姐，你快点回来，现在风浪很大，你这么过去会很危险的！”钟淮楚朝那个女人喊道。

“滚，不用你管！”那女人却不领钟淮楚的好意，眼见她的身体已经有些不稳，险些摔倒。

“知道他为什么不肯陪你吗？一个连自己生命都无所谓的人，凭什么要求其他人为你付出，你以为你有钱就能代表一切、主宰一切吗？”钟淮楚突然将那个女人拉到船尾栏杆处，将她的脑袋往下摁，“看见了吗，这里最少有十几米高，你跳下去，摔不死也会淹死。就算不死，撞到暗礁之类的，下辈子也得在床上度过！”

那女人被钟淮楚压着脖子，眼睛只能看着那深不见底的海洋，酒醒了一大半。她挣扎着看了眼旁边的钟淮楚，之前并没有这个服务生的长相，现在看来她还真应该早点看清楚，不然也不至于被她这么压着。

“你现在还想跳下去吗？如果还想，那也请你离开这艘船之后再跳，不要连累别人。如果你准备说什么‘我有的是钱，连累你又怎样’的话，不好意思，那有人失足落水也只能是天注定。”钟淮楚字字铿锵，眼神里透露出的气势与之前那个谦卑的她完全不一样。

虽然她很需要这份工作，但她的命还不值得为了这份工作而放弃，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还有需要守护的人去守护。她真的是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自轻自贱的人浪费自己的生命，当然真要推这女人落水，她还是要好好考虑下。

“钟淮楚，你还真是好意思说连累别人？让你连累的人还少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而死的人！说得可真好听，失足落水也只能是天注定，那么我们就试试！”说着便使劲将钟淮楚往下推。钟淮楚只觉得身体失去了重心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坠，挣扎着抓住那个女人，两个人齐齐落到水里。

冰冷的海水让钟淮楚的所有感官都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，她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，身体急速往下沉。难道真让她说准了吗，天注定？似乎有人

向她靠近，可意识渐渐变得模糊，眼睛不由自主地闭上，世界淹没在一片寂静当中。

“淮楚，今天是你生日，想要去哪里庆祝？”

“只要是你带我去的地方，我都喜欢。”

钟淮楚看着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，明朗的笑眼中满满都是她的身影，额间的头发被风吹乱，她伸手去替他整理，这样优秀的男子才配得上她钟淮楚。

三年前在巴黎遇到他，便已经觉得这个男人必须是她的。她毫不在意地向他示好，说自己喜欢他。而他却怔了一下，随即笑了起来，说，钟淮楚你还是一点没变。她愣了下，难道他认识自己？

又见他看着自己张口道，小不点都长这么高了，不再追着哥哥要糖吃了，齐阿姨还真是很用心地在养胖你，现在都会说喜欢人了。钟淮楚这才反应过来，会叫她小不点知道她家的管家是齐阿姨的人并不多，她突然想到一个人，抓起那人的左手，一颗嫣红的朱砂痣映入眼帘，果然……

传说，朱砂痣是因为上辈子恋人间不舍得分开，相约以手中朱砂为记，来世也要在一起。

她的右手也有一颗朱砂痣，看来真是天注定，注定这个人是她钟淮楚的。事实也如此，他们自然而然地在一起，两家人也都熟识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。

“在看什么，小不点？”

“在看手上的朱砂痣，我们两个都有，是不是就是他们说的命中注定？”

“没想到你小小年纪还偏信这个。”他宠溺地摸了摸她的头说道。

“我不小了，今天就二十一岁了，你不就是比我大四岁吗？至于天天叫我小不点吗？看我怎么惩罚你！”钟淮楚突然靠在他身上，一双手不老实地在他腰间乱动。她知道他最是怕痒，真真和他高大的形象不是很符合。

“别闹别闹，正在开车呢。”

“不，我就要闹。还有，徐逸，我要……”

可没等淮楚将后面的话讲完，他们的车子已经不受控制地打滑冲出公路，跌落到山底。那句话再也没有机会告诉他——

徐逸，我要嫁给你……

“醒醒，快醒醒。”耳边响起呼喊声，钟淮楚只觉得肺中充满了海水，险些喘不过气，眼睛能够感受到微弱的光。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眼前似是有个高大的身影，看不清模样，当视力恢复时，那人却已经不在。

“淮楚，你终于醒了。”同事一边在她身旁说，一边为她披上毛巾取暖。

原来，她还活着，活着真好，淮楚在心里默默地念道。

“你醒了？”一个年轻男子弯下身蹲在她身边，酸涩的笑容是那人没有的，可眉眼却像极了那人。

“你是小诺？”

“原来你还记得我。”徐诺干脆坐在她的身边，另一边的同事很识相地起身离开。经过海水的侵袭，钟淮楚的脸色更加苍白了，长长的睫毛被水打湿，懒散地贴着眼皮，原本嫣红的唇如今少了一丝血色。她看着徐诺的脸，心像是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，提醒着她那些是非与过往。

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这应该我问你才是，堂堂钟大小姐，居然会在游轮上做服务生，还真是让人跌破眼镜啊！为什么？”徐诺拿着毛巾帮她擦着湿发，她一直觉得他们兄弟长得奇异的像，只是徐逸看着更稳重些，徐诺则显得随意开朗许多。

“为了钱。”钟淮楚开口说道，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却让徐诺顿了下，随即放下毛巾。

“还真是直白，果然是钟淮楚的作风。这三年你过得好吗？”

三年的时间不长也不短，可已经物是人非。徐诺看着这位穿着职员制服的钟淮楚，虽然眉眼依旧，但却少了份戾气，曾经的钟淮楚盛气凌人的

模样似在昨日，漂亮得不可方物，一出现便是众人眼中最耀眼的那个。

“好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不应该觉得我这样过是最好的下场吗？拉我下水的那个是你们最小的妹妹徐菲吧，她怎么样了？”见到那女人眉眼时她已经猜出七分。知道她的名字又恨不得吃了她，还把她拉下水，再加上徐诺的出现，除了那位徐家二小姐徐菲还会有谁。

“在房间休息，她的水性好着呢，一点事都没有，”徐诺似是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又转过头对钟淮楚说，“刚才徐菲那样，你别怪她。她只是……”

“她只是恨我，恨我害死她哥哥？徐诺，难道你不恨我吗？”钟淮楚站起身来，走到栏杆边，望着蔚蓝的海水，有那么一瞬间，她在想，刚才她就这么沉到海底是不是也挺好，这样徐逸就不会是孤单一人，可一丝理智将她拉回现实，她不可以再那么自私。

“当年的事只是个意外，你怎么会想哥哥死呢。”

“可他确实是因为我死了。”

“其实，那天……”

“淮楚，方经理找你，你快点去吧！”同事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，拉着淮楚直往经理室去。

徐诺看着淮楚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微微叹了口气，转身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游轮依旧航行着，船上的人们并没有在意刚刚发生的小小插曲，不过有些人有些事却落到了一个人的眼中。

“肖恕，你怎么全身都湿了？”薛宸宸不过是去做了一个SPA，回来便看见肖恕一个人站在甲板上，浑身都湿透了。

“没什么，只不过是跳海而已。”肖恕回答道

“跳海？你可别吓我，你要是出了事，要我怎么办！”薛宸宸紧张道。肖恕于她可算是不错的选择，相貌出众，资产雄厚，虽说出身并不是那么上得了台面，但综合起来，比圈里的那些公子哥不知强上多少，更何况他们薛家正需要鼎枫这样的大财团资助。

肖恕看了她一眼，并没有说话，深黑的眸子眺望着远方，似是在想些

什么。

被连累着跳海的钟淮楚此时站在方经理的办公室，听着这个中年男人的训斥。方经理不过三十几岁，却已经有些秃顶，那肥硕的肚子为他现在的形象做了最直白的代言，连黑色的西服穿在他身上都没有发挥出该有的效果。

“钟淮楚，你疯了吗？居然敢推客人下海，要是那位客人出了事情，你有几条命都赔不起。

“瞪着我干吗！要不是张叔介绍，港城还有哪家公司肯用你？也就只有我，顶着巨大的压力留你在这工作，高薪厚职地供着你这位大小姐！”

钟淮楚只是听着，连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。高薪厚职，亏他好意思说出口。

“现在客人投诉你，我也保不了你，这次靠岸你就给我走人！”

“说完了？”

“说完了。”方经理下意识地回道，眼神在钟淮楚的身上扫视，虽然她头发已经擦干得差不多了，但被润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却是另一番风姿。

“那我去工作了。”

“诶，别着急走啊！”方经理快走了几步，将钟淮楚堵在门口，“不过，你要是做点别的事情，我倒是可以考虑继续留你在船上。”说着便将那只肥手放在钟淮楚的腰间。

“你干什么！快放开你的手。”钟淮楚只觉得恶心，想要推开方经理，奈何自己的力气有限，怎么也挣脱不开。

“呸，装什么贞洁烈妇，你钟大小姐的花名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你的那些风流史还用我说吗？上过床的男人估计你自己都记不清了吧！”方经理说着便开始上下其手。

“滚，放开我！”钟淮楚用力推开他，又拿起桌上的花瓶向他砸去，只听一声脆响，方经理的额头上便渗出殷红的血。钟淮楚推开门，跌跌撞撞地向甲板跑去。

真不知是她和这艘船犯冲还是老天爷和她过不去，平时稳健的船却三番四次地闹起脾气，害得她差点摔跤。

“啊！没长眼睛吗？”一个女人厉声叫道，钟准楚抬头看向那人，只觉得可笑，今天是亲友会吗？不想见的人都凑到一起了。

“哟，这不是钟准楚钟大小姐吗？怎么跑到这游轮上做起服务生了，要是舅舅知道了，该多伤心！”

钟准楚没心情也没有工夫和她废话，侧身想要从她身边走过，却被拦了下来。

“薛宸宸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是谁教你这么直呼客人的名字？”薛宸宸扫了眼钟准楚，眼神里满是鄙夷，“啧啧，你这衣衫不整的是演的哪一出，钟大小姐还真是好兴致，都这副光景还不忘风流！”

“薛小姐，我看你是落了什么东西在港城吧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脸。”言下之意是说她不要脸。薛宸宸一时气急竟要抬手打钟准楚，却被人抓住了手腕。

“够了。”一个低沉的男声响起。

钟准楚这时才发现，不知何时起，薛宸宸的身后站了一个男人，钟准楚只觉得好看的男人她见得多了，像他这样的，似乎还是头一次。他不像徐逸和徐诺那样令人舒服，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攻击性。

一束柔和的光随着音乐声渐渐放大，舞台中央的交响乐团渐渐展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国际小提琴家大卫·利兹世界巡回的最后一站也为观众们拉开了序幕。原本港城的演奏会并不在巡回演出的计划之内，但这位大师却出人意料地决定在港城举行自己的最后一站，而演出地点就定在安妮号上。

钟准楚站在宴会厅靠近门口的位置，看着舞台上的大卫·利兹，想起那年和徐逸一起在巴黎听的演奏会，也是在那一天，他对她告白。她从未

想到现在会以这种方式再听到大卫的演奏会。

坐在宾客席上的薛宸宸朝钟淮楚的位置看去，眼神里满是轻蔑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你钟淮楚也有这么一天！

而坐在她旁边的肖恕并没有留意到她的小动作，也没有在专心地听演奏会，手指一下下摩挲着腕上的手表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演奏会进行到最后一支曲目，交响乐团的乐手们都放下了自己乐器，只见一个穿白色礼服的男子走上舞台同大卫站在一起。听过大卫演奏会的观众都知道，他最后一支曲子必定是独奏曲，没想到今天是二重奏。

那白衣男子并没有因为身旁是一位国际大师而显得紧张胆怯，反而很是自然。这位孤傲的大师可从未和谁一起表演过，大家都在猜测这位小友是否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大师的关门弟子。

对于这位白衣男子，淮楚并不算熟悉，虽然他是徐逸的弟弟，但他一直在国外学习音乐，不过是小的时候一起玩过。听徐逸说是拜在某位大师名下，但具体的她并没有多问，今天在船上看到他，还以为是来听演奏会的，没想到他居然是大卫的弟子。

掌声响起时，演奏会也进入尾声，站在大卫身旁的徐诺是那样的意气风发，尽情享受着周围的喝彩。

演奏会结束便是盛大的庆祝酒会，通常这样的活动像钟淮楚这样“普通”的服务生是不会去的，但好巧不巧，该来这边工作的同事肠胃炎犯了，只好换她来顶替。

港城并不小，但圈子却很小，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。真正能在这个圈子的人并不多，这次酒会便来了三分之一，而更凑巧的是，这三分之一偏偏钟淮楚都认识。

当淮楚将托盘里的香槟酒依次摆好在桌上的时候，几个穿着靓丽的女人便将她团团围住，钟淮楚不在意地看了她们一眼便低头继续自己的工作。

“瞧瞧，这不是钟淮楚吗？这才几年啊，就不记得我这个老同学了，还以为你出国了呢！没想到在这里做侍应生，难不成钟氏集团的大小姐这

是在体验生活吗？”

“你真是记性差啊！钟家三年前就已经破产了，现在哪还有什么钟氏集团，我说得对吗，钟淮楚？”

眼前这两个人都是淮楚的高中同学，以前都是跟在她身后淮楚长淮楚短的，现在在这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。淮楚看着她们的样子轻笑，跳梁小丑也不过如此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女人瞧见淮楚的笑容，心里顿时觉得气愤，冲她大声道。

“这位小姐最近是少给造型师工资了吗？今天这身衣服着实是有失水准，原本肤白貌美的小姐，生生给打扮成四十几岁的妇人。知道你的当然不会认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母亲来了。”

这话一说，连周围的宾客也频频侧目。其实她家原本不是什么名门世家，不过靠着这几年房地产的生意做得不错，才渐渐在港城有了些名声。奈何她天生皮肤黑，长相也普通得很，又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淮楚这么一说，还真真是臊她的脸。

“都落到这副田地还这么不知羞耻，你信不信我可以立马让你没了这份工作！”那女人气愤地说。放以前她可不敢这么跟钟淮楚说话，现在可就不一样了，整她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

突然一身深紫色的倩影出现在这群女人中间，那几个女人都条件反射般地后退了几步。这本就是一个层次分明的圈子，既然从前能有钟淮楚，现在亦能有别人，比如徐菲。

“谢谢，请给我一杯香槟。”徐菲站在钟淮楚面前，美艳得不可方物，虽然话听起来很客气，但那语气，还真是冰冷。

淮楚不在意地拿了一杯香槟放在托盘上，走到徐菲面前，却见徐菲将那杯香槟放在淮楚的手上，然后自己按着她的手向下倒。淡黄色的液体顷刻间和灰色的地毯融为一体，当然也有许多溅到了徐菲那价值不菲的定制高跟鞋上。

“真是不小心，我想这双鞋以你现在的能力是赔不起了，不如这样，